

全民英檢秘笈

郭岱宗 (英文系副教授)

Take A Field Trip!  
踏青去!

- 一、題目
- A: Did you go anywhere last week?  
B: Yup! I (1)去 Yang Ming Mountain. It's on the (2)近郊 of Taipei.  
A: I know there. (3)有一次 I went to an (4)有機農場 there and saw lots of (5)豆子, (6)竹筍, (7)南瓜!  
B: (8)我去過的那家農場 (9)種了 lots of (10)海芋。  
A: I also loved the (11)杜鵑花. They (12)有 different colors: white, pink, purple and (13)紫紅色。  
B: (14)我們要不要 go there again? You bring your family and I'll bring (15)我的家人。  
A: That's (16)太棒了! (17)我們怎麼見面?  
B: Nine o'clock, Saturday morning, (18)在淡水捷運站的對面!  
A: We'll be there on time!

- 二、答案
- (1)went to (2)outskirt (3)Once (4)organic farm (5)beans (6)bamboo shoots (7)squash (8)The one I visited (9)grew (10)calla lilies (11)azaleas (12)come in (13)fuschia (14)Shall we (15)mine (16)fantastic (17)When and where shall we meet (18)across the street of the Tamsui MRT terminal.

- 三、解析
1. 郊區 (可近可遠): suburb  
一個都市的邊界 (緊鄰) 處: outskirts  
2. 南瓜有兩種  
squash: 台灣常見的、較細長的南瓜。  
pumpkin: 北美常見的、又圓又扁的南瓜。  
3. 竹筍: bamboo shoot  
蘆筍: asparagus  
4. "Shall we...": 「徵求別人意見」之建議  
5. 所有格+受詞+複合所有格  
例: your book is new; mine is old.  
6. 「有」常見以下的用法:  
a. 有生命的: have  
例: I have a great tennis racket.  
我有支很棒的網球拍。  
b. 無生命的: there is  
例: There are lots of azaleas on Tamkang campus.  
淡大校園有很多杜鵑花。  
c. 產品: come in  
例: (1)They come in only size 9.  
他們這產品只有9號尺寸的。  
(2)The tables come in different heights.  
我們的桌子有各種高度。  
7. family可作為「一般名詞」和「集合名詞」;  
集合名詞永不加"s".  
a. 一般名詞: There are 10 families at this party.  
這派對裡有十家人。  
b. 集合名詞: You are my family!  
你們是我的家人!  
8. 「地鐵」有以下稱呼:  
在台灣捷運: MRT (Mass Rapid Transit System)  
在北美: bart  
在歐洲、加拿大: metro  
在香港: subway  
9. terminal: 終點站

- 四、中文
- A: 你上禮拜有去哪兒玩?  
B: 有啊, 我去陽明山, 就在台北。  
A: 我知道陽明山, 有一次我去那裡的一家有機農場玩, 看到好多豆子、竹筍、南瓜!  
B: 我去的那家農場種了好多的海芋!  
A: 那裡杜鵑花好美! 各種顏色都有, 包括白色、粉紅色、紫色、紫紅色!  
B: 我們再去一次好不好? 你帶你的家人, 我也把家人帶去。  
A: 太棒了! 我們怎麼見面?  
B: 星期六早上九點, 在淡水捷運站對面。  
A: 我們一定會準時到達!

校友動態

楊淑慧 將前往加國深造

大傳系校友楊淑慧(76畢), 目前任職於漢聲廣播電台, 擔任節目主持人、廣播劇配音員, 曾獲得文建會優良廣播文化節目獎與新聞局社會建設獎, 現在本校大傳系開設聲音專題及廣播節目製作課程, 深獲學生喜愛。興趣廣泛的楊淑慧說:「除了廣播之外, 我也想學習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, 所以她計劃於本學期結束後, 前往加拿大繼續修讀管理課程。(林靜東)

學海聲音

翁永山 捨不得說再見

軍訓室中教教官翁永山上週退伍, 揮別朝夕相處19年的淡江校園。畢業自本校, 又在校服務這麼多年, 他說:「真的好愛淡江!」對於天天看山看海的日子, 和淡江的人情, 流露不捨之情。不過, 他表示擔任西語、大傳、德語等系教官多年, 在百貨公司、飛機上甚至帶團到英國都遇上本校學生, 師生情誼長久, 令他感覺很窩心。(映秀)

馬路消息

郭展宏 當選全港澳學聯主席

△資管四郭展宏, 於日前獲選為中華全國在台灣港澳大專學生聯合會主席, 他表示:「能夠受到全港各大專院校港澳僑生代表的青睞, 感到相當高興, 未來在主席任內, 將舉辦包括旅遊、營隊、台灣各學校簡介等多項活動, 讓更多的港澳學生能踴躍來台深造。」(符人誌)

新懷舊主義

文/雙月鳥 圖/謝慶堂



張望, 但人心, 卻終究還是一種我們根本無從掌握的複雜。試問有誰, 能夠對自己的心與思考下出絕對的命呢? 往往越說不去想的當下, 其實便越是正在回憶; 往往越說不再在乎的時候, 反而越是證明了其實從來就不曾忘懷。需要提醒的平靜嗎? 需要自我勉勵的安寧又是真正的安寧? 我無法、也似乎拒絕去思

考與回答這兩個問題。因為對一個貪戀記憶與貪戀感動的人而言, 只要擁有過去, 那觸景將必會傷情、睹物也必將思人。我還是無法由衷的承認時間的療傷能力, 因為淡化不代表消逝或不復存在、遺忘也並不能等同創口的痊癒。有的只不過是我們那份對自己「眼不見為淨」的催眠, 或許, 我們只是從開始就不斷的自我欺騙, 並且試著藉此尋覓足以讓心靈寬慰的力量罷了……

「足夠了, 已經過去了!」、「為什麼要這麼想不開呢?」、「人生要往前看啊!」對於無法輕易與過去切割的思考模式, 一直以來, 耳邊總會聽到如此恨鐵不成鋼的好意勸諭。只不過在別人無法理解為什麼要一再執著於過去、一再裏面不前地沉溺與浪費生命的另一面, 深陷在痛苦之中的念舊人們, 其實也不住地對規勸著自己的聲音們感到疑惑。因為他們始終無法瞭解, 為什麼這些人能夠如此輕易的割捨自己的一部份生命、能夠如此棄之如敝屣般的對過去不再掛念與回首? 儘管, 一段傷心的記憶, 並沒有足以令人仔細低

時間到底能不能沖淡過去, 雖然很殘忍, 但我想答案是不能。它充其量只能在重複的平凡裡, 讓人找到鎮痛的力量, 就像一顆吞痛的短暫安定, 在舊傷被再次觸動以前, 讓我們在自欺欺人的遺忘裡, 找到一瞬可以緩緩入睡的片刻。但, 藥效終究會退。當傷痕又開始牽著知覺轉動, 其實, 那才是真正令人深深體會到痛楚的時候。

人類雖然善忘。但相當詭譎的, 其實卻又將記憶的火種好好地保存著。只要輕輕一點火花的挑起, 便馬上又會半自願的被捲進了當時情境的層層烈燄之中。就這樣, 反覆在無盡輪迴的熱度之中來來回回, 到頭來不僅沒有忘掉想要遺忘的種種, 反而是借著火光的映照, 讓它們在自己的記憶之中愈發鮮活。由於自己也是這樣的人, 所以總在燃燒與燃燒的片刻之間如此自問。問著自己是否會感到疲倦、也問著自己為什麼要一直這樣下去……但我始終沒有足夠的能力回答自己! 因為就算我多麼瞭解這其中的矛盾無理、就算我多



校友寫真 榮獲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第9屆全球熱愛生命獎 輪椅天使李克翰 不向命運屈服 越活越精采



(記者邱淑媛攝)

【記者林筱庭專訪】「得到這個獎既高興又驚訝, 我的努力只是恰巧有人知道, 比我更辛苦與生活奮鬥的人, 還有更多……」甫獲得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第9屆全球熱愛生命獎的李克翰謙虛地說。

就讀本校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的李克翰, 眼裡散發出自信與魅力, 說話時神采飛揚, 很難讓人想像6年前他所經歷的痛苦。當時的他就讀本校公行系, 還是位叱咤風雲的熱舞社學生, 在一次騎車返校途中, 被一輛闖紅燈的小發財貨車由側面追撞導致癱瘓, 雖然他很不幸地沒有變成植物人, 但癱瘓的命運, 卻比植物人還要生不如死, 失去行動能力的他, 哭泣, 是他唯一能做的事。

那段日子他沉悶、低落, 世界從立體的三度空間, 萎縮成單調的天花板平面, 沒有人幫忙就無法更換姿勢的他, 日日沮喪地對天花板發呆, 腦中只有一個想法:「完了, 這輩子什麼都不能做了, 我已經廢了。」乏味無助的日子, 李克翰一心渴望生命的結束, 在某個深夜趁著護熟睡, 他扭頭咬破恰巧掉落枕邊的乾燥劑, 吞進一些粉末。然而尾隨粉末而來的不是死亡的寂靜安穩,

而是乾燥劑侵蝕咽喉的痛苦, 胃臟開始痙攣, 他不住地嘔心嘔吐, 死亡的折磨讓李克翰開始掙扎, 床架因翻動而嘎嘎作響, 吵醒一旁看護, 叫來醫生及護士, 緊急送去洗胃。餘悸猶存之際, 李克翰才終於打消結束生命的念頭, 認真思考未來的日子。

但讓李克翰真正決定要為接下來的人生好好奮鬥的, 是他看到家人哭倒在面前, 及他那群學校死黨輪流在病床旁給他的一頓好罵:「這麼大的事為什麼只選擇沉默、絕望、逃避, 知不知道這樣對大家都很殘忍? 尤其是天天以淚洗面的家人。」這一頓頓頓棒嗎, 讓他徹底醒悟:「我必須堅強, 既然死不了, 就活下去。我不能讓全家人擔心自身的癱瘓, 還要忙著照顧我殘破的心靈。」於是, 他擦乾眼淚後的淚珠, 決定永不放棄, 一方面更加積極持續治療、復健, 一方面決意返回校園重拾課本, 並且隨時提醒自己:「如果可以多活一天, 希望自己每一分每一刻都可以活得更有價值。」

李克翰總是說:「家人對於我, 總是無怨無悔的支持與照顧, 這是我活下去的根源。」他感念家人的付出, 然而他也說:「如果下輩子仍舊坐

輪椅的話, 希望他們不要再做我的父母。」言語間流露出對父母的感激與虧欠, 他謝謝他的家人, 卻也不想造成他們的負擔。李克翰的人生雖曾遭遇厄, 但對他來說, 這就像是小小心翼翼跌了一跤, 拍拍褲子、咬緊牙關, 重新再出發, 未來的艱難仍舊可以迎刃而解。他總感嘆自己:「痛苦, 從來不會自己消失, 只好把吃苦當吃補, 每一個痛苦的瞬間, 都是為了更強壯的未來。」

回到校園, 他開始投入各種公益活動, 越活越堅強的他, 開始擔任中華民國無障礙發展協會志願輔導員、本校盲生資源中心輔導義工、編蝠網路電台首任台長、學生議會副議長、議長, 並至仁德醫專、永平高中、石門國中學校教育生命教育中心分享生命故事, 於2003年出版《醒來後的淚光》一書。

夜深人靜時, 回想這個改變他一生命運的車禍及一路陪伴他的親友, 他開始思索他為這個社會做什麼, 有感於台灣一直缺乏專為身心障礙者服務的心理諮商師, 於是他下定決心報考執照, 並於去年順利考上。他說:「當時受傷沒有經歷有效的心理復健, 全靠自己調適及親友的支持, 一路跌跌撞撞走來很辛苦, 如果當時能有專業

的諮商就好了!」他希望未來能成為心理諮商師, 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更多的協助。李克翰正努力地往這條路前進, 今年7月他將至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復健部心理治療組實習, 往自己的夢想更向前跨進一步。

受傷之後的李克翰, 對旅遊的熱愛仍是不減, 平日他總愛約三五好友到處旅行, 他早已環遊過台灣好幾圈,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在淡水白沙灣, 朋友起開找來氣墊船, 硬是把李克翰扛上白, 還沒坐穩一陣大浪就迎面而來, 船翻了, 李克翰也隨之落水, 起開的朋友嚇得臉色發白, 因為癱瘓的李克翰根本無法游泳, 所以朋友慌張地在海裡四處找尋他的踪影, 倒是他一副氣定神閒的在海中閉氣, 因為他認定朋友們一定會找到他, 對於朋友, 李克翰總是非常信任的。他將來還計劃跟好友或父母親到日本及新加坡旅遊。

下週(22-24日)李克翰將與來自全球各地另外19名得主, 共同領取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全球熱愛生命獎, 他積極向上的人生觀, 正潛移默化地影響周遭的朋友, 他期許自己也勉勵大家:「希望每一分每一秒, 都可以活得更有價值。」

給媽媽的一封信

——一個站在背後的偉大女人

這是一篇無法一次完成的文章, 與其說是歌頌母親的偉大, 更不如說是道盡媽媽的心酸來得更為恰當。

總是有人叫我給媽媽一句話, 我想了很久才發現, 原來我想告訴媽媽的是:「下輩子如果能夠選擇, 請您不要再當我的母親了, 如果註定, 我還是要坐在輪椅上的話。」這幾年來, 我看見一個殘障兒的母親, 有多麼的辛苦, 必須付出多少的耐心, 和時間以及體力, 只為了希望能夠換得當自己離開的那天, 這個殘障兒能夠有活下去的本事, 而我的母親就是一個標準的寫照; 還記得, 得知我終生癱瘓的那天, 媽媽就辦理提早退休, 希望能夠多點時間守護在我的身旁, 我不只一次利用假裝睡覺來製造媽媽坐在床邊哭泣的時間, 也不只一次在三更半夜被爸爸和媽媽叫醒, 只為了喝下遠從台灣某處所求來的符水, 雖然這些對媽媽來說, 不覺得是個辛苦或是個負擔, 但對我而言眼裡只有不捨和心疼。



媽媽在哪, 手邊有任何的事都會不顧一切的出現在我的身邊, 當我的情緒有一點點起伏變化的時候, 敏感的她總是能夠第一個察覺, 對她而言, 我的一切就是她的一切, 我的未來就是她的未來, 我的成就就是她得到滿足最大的動力, 而她的生活卻心繫著我這個殘障兒的一舉一動。

我真的無法一口氣用一支筆、流一次淚用一整天去回想、去描寫以及去感受媽媽對我付出的一切, 我想, 這一生我再怎麼做, 再怎麼努力, 都沒有辦法給媽媽任何一點的回報和安慰, 雖然我的傷害是一場意外所造成, 但是她卻將所有的責任以及後果, 全都擺在自己身上, 請容許我停筆, 我真的不願意再繼續寫下去, 繼續去描寫我對這位偉大母親的感受, 因為如此脆弱我, 真的無法再承受下一波這位母親偉大浪潮的襲擊。

滿懷感謝及溫暖的殘障兒 克翰